

凡人小事

—从小说到电视剧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潘亮立

凡人小事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
农民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97,000 开本8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5 插页2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6,300册

书名：8069·389 定价：0.45元

出版说明

电视剧是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，近几年来发展迅速，非常活跃，已成为电视文艺节目中的主要内容。为了及时介绍我国电视剧创作的新成果，促使这个新剧种进一步地繁荣，我们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，编辑出版了这本集子。类似的集子，我们打算继续编选出版。

《凡人小事》是近几年来较有影响的一部电视剧，曾经荣获一九八〇年电视剧创作一等奖。该剧是根据短篇小说《绣花床单》改编的。本书收有小说原作和对它的评论，电视剧《凡人小事》的文学剧本、分镜头剧本；还有关于这个电视剧的创作和表演导演的评论文章。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《凡人小事》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经验，对于探索改编或创作电视剧的艺术规律，对于广大观众了解电视剧的艺术特点，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很可能有不当之处。恳请广大电视剧作者、观众和有关方面提出批评建议，帮助我们把这项选编工作做好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二年六月



顾老师(黄意饰)在给学生们辅导功课。



顾老师的女儿翠翠(罗焱饰)因无人照顾, 倚着暖气片睡着了。



马老师(蔡晓晴饰)来看望生病的翠翠，并劝顾老师尽快想办法，解决工作调动问题。



马老师主动借钱给顾老师，叫她买些象样的礼物送给新来的张书记。



张书记(宋春霖饰)来家访，在和翠翠亲切交谈。



顾老师买回了床单，不知道该怎样送给张书记。



深夜，翠翠睡着了，顾老师在批改学生们的作业。



张书记带着苹果来看顾老师，并巧妙地退还她所送的礼物。

摄影 凌利昌

目 录

- 绣花床单（短篇小说） 杜保平（1）
略谈《绣花床单》的细节描写 王 汪（8）
- 凡人小事（电视剧文学剧本） 于永和 陈文静（11）
凡人小事（电视剧分镜头剧本） 赖淑君（45）
- 引导人民提高精神境界 梁光弟（84）
——从电视剧《凡人小事》的创作谈起
- 动人心弦的《凡人小事》 陈 默（91）
以小见大 朴实动人 彭加瑾（96）
朴素真挚 深切感人 朱 波（99）
它拨动了观众的心弦 群 声（100）
《凡人小事》问世记 赵 群（103）
成如容易却艰辛 黎 民（108）
- 访《凡人小事》导演赖淑君
熟悉她们 热爱她们 赵 群（111）
——记《凡人小事》的主演黄意璘
- 翠翠和她的两个妈妈 凌 霄（114）
扮演翠翠的小演员——罗焱 赖淑君（118）
从《凡人小事》谈电视剧导演问题 张 客（121）

绣花床单

(短篇小说)

杜保平

下班了。顾桂兰老师把十几本没批完的作文本往手提包一塞，急匆匆走出校门。她天天这么急匆匆的。可就是这样急，等她到幼儿园接回女儿翠翠，下了有轨电车，乘上汽车，又换乘无轨电车，然后再走上半小时，到家时还总是过了七点钟。

照例，她站在小走廊里让翠翠拎着提兜走进屋去；照例，她隔着屋门，把大棉袄一脱，往床上一甩，挽起袖子下厨房。

一切全是照旧，唯有顾老师的心情与往日不同，眉宇间透出了她内心的焦躁。她一边淘米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这样做好吗？到时候怎么把东西往外拿呢？”恰在这时，翠翠进了厨房，欢天喜地地问：“妈妈，我说今天兜子怎么那么沉呢！你买了新床单啦！妈妈，真好看，咱们今天就铺上吧？妈妈，你还买了两瓶什么呀？是果子露吗？”顾老师心情更加焦躁，她厉声说：“什么都问！把酱油给我拿来！”翠翠受了不白之冤，眼圈红了，小嘴噘了起来。顾桂兰心疼了，赶紧和颜悦色地说：“翠翠，那床单不是给咱自己买的……生活应该艰苦朴素，你又忘了？这是两瓶酒。买这些干什么，你就不要问了。把酱油给妈拿来。”懂事的翠翠不再问了，该让自己知

道的，妈妈会告诉自己的。是啊，翠翠是顾老师的独生女儿嘛。四年前她的爸爸因病去世了，现在，回到家里，她既是妈妈的女儿，又是同妈妈交谈的朋友。翠翠也比别的孩子早熟，还不满六周岁，就知道帮妈妈分担家务了。

翠翠拿起酱油瓶，说：“哎呀，妈妈，酱油没有了。”

“对了。”顾老师说了声，赶紧解下围裙，告诉女儿，“翠翠，你等着，妈去买酱油。”她回屋穿上大棉袄，拿起酱油瓶，奔早晚服务商店去了。

翠翠自己呆在屋子里，忽然觉得有点儿害怕，就站在窗台上往外瞧。这时，有人敲门。翠翠转头问：“谁？”门外人答道：“是我。顾老师在这儿住吗？”翠翠跳下床打开门，一看，是个戴一副近视眼镜的男人，就问：“叔叔，你找我妈妈呀？她买酱油去了。你等一会儿吧。”

“噢。我也是七中的，跟你妈在一个学校。”叔叔进了屋，坐在床沿上，问她，“你叫什么呀？”

“我叫翠翠。你叫什么呀？”

“我叫张辛。你们吃饭了吗？”

“早呢，还没做呢！”

“天天这么晚吃饭呀？”

“嗯。”

张辛是新近调到七中来担任党支部书记的。他到任以后了解到顾桂兰家里比较困难，就到这儿来瞧一瞧。他坐在椅子上环顾了一下。小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，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。他想：“住这么远，还这样干净利索，够她累的。”

张辛推推眼镜，把目光移到箱子上，瞧见了放在箱子上的两瓶西凤酒，旁边还有一个大纸包。他很纳闷，顾老师家挺困难，又没有男人，怎么还喝这么贵重的酒呢？翠翠见他

盯着酒瓶子出神，就跑过去，把纸包剥开，将里边包着的床单摊到床上，歪着头问张辛：“叔叔，多好看，我妈买来的。”

那是一个漂亮的床单，淡蓝色的的确良上，绣着四簇百合花。张辛不觉摇了摇头，想：“看来顾老师不会过日子。”

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翠翠吐了吐舌头，说句“我妈回来了”，就忙手忙脚地把床单收起来，放回箱子上。“砰！”门被推开，恰好把张辛关在门后，接着，大棉袄飞到床上，脚步声响到厨房去了。翠翠跑到厨房，说：“妈妈！咱家来客人了！”顾老师转过身，见张辛已走进厨房，正站在自己身后。

“哎呀，张书记！快进屋坐！”

张辛摆摆手，说：“快别客气，做饭吧，都七点半了。”

顾桂兰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，我就做饭了。”她一边往炒勺里放油，一边说：“翠翠，切棵葱。”翠翠早已切好了葱，放在勺子里，递给她。“酱油！”顾老师又头也不回地伸出手，翠翠递过早就拿在手里的酱油瓶。大勺里滋滋啦啦地响着，一会儿，一个炒白菜胡萝卜就被盛到盘子里了。

屋子里，顾老师和翠翠坐在圆桌边吃饭，张辛坐在床边和她聊了一会儿家常，然后话题转到顾老师要调转工作的事情上来。

顾老师早就想调到离家不远的九十九中学来。可是，那几年，想调动一下工作犹如登天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前年，下来了一个文件，说类似她这种情况的可以本着就地就近的原则调转工作。她可高兴了，以为马上就可以顺利解决了。没想到跟领导谈一次，领导回答一个“研究研究”，再谈一次，又是一个“研究研究”，弄得她莫名其妙，不明白这事究竟还有个什么研究劲儿。她几次三番找领导谈，最后，

那个女书记颇有些愠色，说：“你死了那条心吧。咱们人还不够呢。”有个好心的同志小声劝她：“你呀，死心眼儿，给领导送点儿礼不就解决了！”顾桂兰急了，大声说：“送什么礼呀，公事公办嘛！”话传到了书记耳朵里，她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哼！叫她等着公事公办吧。”调转的事就拖延了这几年。上周一，学校调来了新书记，那位好心人又劝顾桂兰说：“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吧？赶快，趁张书记新来，把礼物早点儿递上去，下个月你就能到九十九中领工资了。”顾桂兰觉得不好意思。好心人说：“哎，我听说他的女儿最近要结婚，你就借这个题目买礼物，名正言顺……买点儿象样的，别花了钱还叫人家瞧不起，没钱我借给你。”

顾桂兰原打算明天去张书记家的，没想到他却来了，还主动地问起调转的事。她便重又谈了一下自己的困难和要求。张辛说：“我们回去研究一下。”“又来这一套！”顾桂兰心里一阵愤慨，继而又想到东西是买对了。“现在就给他？”她踌躇再三，决定还是明天登门献礼，那样也显得郑重些。

第二天，顾桂兰下班后领着翠翠把礼物送到张书记家。真不巧，张辛不在家，可是顾桂兰却觉得这样正好——当着书记的面她不好意思。顾桂兰和张书记的爱人唠了一会儿嗑，吞吞吐吐地讲明了自己的来意，最后说了句：“听说您的女儿要结婚了，送点礼物表表心意。”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掏出床单和两瓶酒，不顾对方的拦阻，拔腿噔噔噔下了楼。

好象讲完了一堂公开课，焦急地等待大家的评议一样，她盼着回音。可是在学校里，她却又怕和张辛见面，心里说：“怎么也得一个月啊，急什么。”

一周以后的一天，顾桂兰领着翠翠在七点钟回到了家，她又去买酱油了，临走说，给翠翠买个大苹果带回来。翠翠站到窗台上，盼妈妈，盼苹果。

那位戴近视眼镜的张叔叔又来了。翠翠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她大眼睛一眨一眨地说：“你是张书记！”

张书记放下鼓鼓的提兜，捧着翠翠的圆脸蛋，也眨了几下眼睛，学着翠翠的声调说：“你是翠翠！”

翠翠开心地笑了，心想：“这个叔叔一点也不摆大人架子，对小孩可真好！”于是她就叽叽呱呱地跟张书记谈起话来：“我妈妈买酱油去了，说回来给我买一个大苹果！你爱吃苹果吗？一会儿咱俩吃！”张书记听了忙从自己的提兜里往外倒苹果，倒了满满一圆桌，说：“翠翠，来，叔叔请你吃苹果！”他等着看翠翠喜出望外的样子。可她却皱起眉头说：“我不吃。”

“怎么不吃啊？”

“我妈不叫我吃。前天有个阿姨来我家，叫我妈给她转个学生，送给我家也是这么多苹果，我妈全叫她拿回去了。”

张书记想起来，昨天顾桂兰曾找他谈过转一个学生的事。他掏出小刀，一边给翠翠削苹果皮，一边说：“这苹果你妈一定会让你吃的。唉，翠翠，你妈妈每次给你买苹果都是只买一个呀？”

“不是，从前一买卖好几个呢，我妈说这个月没钱了。”

削苹果的手有些颤抖了。“可不是吗，顾老师一个月挣四十二元钱，给我买床单和酒就花了二十来元哪！”

翠翠的眼珠随着张辛手中的苹果打转，张辛瞧着翠翠出神。苹果削好了，张叔叔说：“等一等，让我把你的鼻涕擦一擦再吃。”说着掏了掏口袋，没摸出手绢来。环顾了一

下，看见床上铺着一条手绢，就说：“你去把那个手绢拿过来。”翠翠顺着张辛手指方向回头一看，笑了，诡秘地说：

“你自己去拿吧！”张辛走到床前，去抓手绢，却不料连床单一起抓了起来——原来是缝在床单上的。翠翠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，她指着那床单说：“床单破了个大洞，我妈妈拿这手帕补上了！”这天真的孩子笑个不住，张辛不仅笑不出来，连眼睛都湿润了。

走廊里又响起脚步声。“砰”的一声门响，被关在门后的张辛又看见大棉袄飞上了床，然后听见脚步声进了厨房。翠翠要出去喊妈妈，张辛慈爱地朝她摆摆手，俯在她耳朵上说：“你在屋吃苹果吧，我去替你干活。”

张辛走进厨房，正听见顾桂兰喊：“翠翠，切棵葱！”张辛不作声，从菜篮子里抓了棵葱，切好，放到勺子里递过去。又听见说：“酱油！”张辛又拿起酱油瓶不声不响地递了过去。一会儿，菜炒好了，顾桂兰喊：“拿个盘子，洗一洗！”张辛上次没注意翠翠从哪儿拿盘子，他为难地搔了搔头发。“快点！”顾老师回过头来催了，“呀，是张书记！”她惊喊了一声，忙把火熄掉。张书记说：“你忙你的。我是来告诉你：我们研究好了，你准备办调转手续吧！”

“这么快？送礼就这么灵？”顾老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请张书记进屋。可张书记说不进去了，从口袋里掏出早准备好的十元钱，递给顾桂兰，说：“你给我的酒我留下了，反正你们家没人喝。喏，这是酒钱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我们干部给群众这样的印象，实在太惭愧了。好，有话明天到学校再谈吧。”说完，张辛走出厨房，推开里屋门，拎起提兜下楼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不用送，不用送，留心菜凉了！”

顾桂兰走回厨房，盛好菜，拿着买的大苹果和十元钱，走进屋里。她愣住了。箱子上放着她送给张书记的那淡蓝色床单（翠翠也没看见他什么时候放在那儿的）。圆桌上一堆苹果，翠翠正拿着一个啃着。翠翠以为妈妈生气了，忙说：

“妈妈，叔叔说这苹果你一定会让我吃的，我才吃了。妈妈你生气啦？”顾桂兰把孩子搂在怀里，说：“妈不生气。孩子，咱们得好好地……”

翠翠抬起脸儿，望着妈妈，惊奇地问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（原载《长春》1980年第3期）



略谈《绣花床单》的细节描写

王 汪

好的文学作品，缺不得好的细节描写。一篇小说，如果没有细节，只是干巴巴地叙写一个故事梗概，那就要减弱作品的生活情味和真实感。“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，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”（恩格斯语）细节描写，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实在是不可忽视的。

杜保平的小说，很注重细节的描写。

读过她的《寂静的小树林》（《长春》一九八〇年第一、二期）的读者，都会依稀记得那一段有趣的描写：陈海宇坐在小树林里的长椅上专心看书，打扫过道的赵大伯来到他的近旁，叫他抬抬脚，小陈便把一只脚放在椅子棱上，另一只脚则高高地抬了起来，两眼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。赵大伯扫过去多远了，小陈的这只腿还象门高射炮般地举在那里……一个细节，活画出这个青年苦心钻研科学的忘我精神。

作者在她的新作《绣花床单》里，进一步发挥了她创作上的这一长处。她在这个四千字的篇幅里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却又不以铺叙故事梗概为满足，而是用了一些有滋有味的细节，显示了生活的生动状态，使我们身临其境地走进了这位女教师的家门，结识了她们孤儿寡母和那位关心群众疾苦的党支部书记。

顾老师为什么提出调动工作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学校离家太远这一理由的交代上，而是运用一些细节使我们切实感受到：她们母女的生活是寂寞而单调的，艰辛而清苦的，从而唤起读者的同情。

每天晚上，顾桂兰把小女儿接出幼儿园，从遥远的工作单位多次换乘电车、汽车回到家来，“照例，她站在走廊里让翠翠拎着提兜走进屋去，照例，她隔着屋门，把大棉袄一脱，往床上一甩，挽起袖子下厨房”。时间紧迫，只好这样忙三火四，而且是天天“照例”。下文的两次外出打酱油回来，也“照例”是隔着屋门把大棉袄往床上一甩，脚步匆匆地下到厨房去。这个细节的重复描写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：由于上下班的路程过远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，害得顾老师终日疲于奔命，没有男人，只带一个不懂世事的孩子过日子，每天奔来跑去，忙工作，顾家务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她申请调换到近处工作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

好的细节描写，胜过大段文字的烦琐交代。

顾桂兰两次推门，把张辛遮在门后，这不仅可以使双方不得照面儿，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，同时也使得我们读者想见到这个房间是何等的窄小。作者没有描写房间的面积，我们却可以设想出它的大小，联想到这双母女生活的艰难，这个细节就起到了“一石三鸟”的作用。

张辛误以为破旧床单上的补丁是一方铺展在床上的手帕，因而招来了孩子的讥笑。——嘿，多么有趣又多么令人心酸的细节呀！它向支部书记也向我们表明了：这位女教师生活清苦而又省俭持家；正是这样一个克勤克俭的人，却不得不咬紧牙关为他人购买一条价值昂贵的绣花床单！在孩子天真的笑声中，张辛和我们却都禁不住地心酸了。这个细节，